

明季史料集珍

淮南吳柴菴·安危注(下)

吳

鉉撰

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明、吳

姓撰

安 危 法

(下)

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 臺版業字第伍叁號

淮南吳柴菴

安危注(下)

出版者：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撰者：吳 銓

發行所：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信箱：臺北第六八—九八一號

電話：五七一四九八五
五八一六九九三

郵撥：第一〇四〇四三號

印刷所：東興美術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市東園街一〇〇巷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

(本書係中央圖書館所藏)

Published By Wei-Wen Book & Publishing Co., Ltd.

P. O. Box 68-981 Taipei, Taiwan, R. O. C.

Tel: 5714785, 5816993

安危注卷之二



明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吳姓專



唐房玄齡 字喬臨淄人封韓國公謚文昭陪葬昭陵

玄齡幼警敏隋開皇天下混一玄齡密告其父彥謙曰主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肆誅殺攘神器而有之全不爲子孫長久之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閹終當內相誅夷立致危亡

專愚氏曰海宇崩裂已久勢必復合隋之混一天

下以開唐亦猶秦之混一天下以開漢也秦以肆
誅殺亂嫡庶一再傳而亡隋亦以肆誅殺亂嫡庶
一再傳而亡與亡國同事者非炯鑒歟秦自襄繆
積有功業漸致疆大及有天下然且亡况楊氏以
周近親攘竊神器根基最爲淺薄者乎夫保天下
者以仁義不以富彊豈不然哉猶憶 烈皇帝朝
一日 上問不嗜殺人何以能一天下臣姓對曰
不嗜殺人仁義之君也湯武積德累仁稱天下歸
之卽近代如漢高帝除秦苛政約法三章於民秋

毫無犯秦人感悅項以暴亡漢以仁興亦其明驗也若秦始皇隋文帝力能取天下而恃其富強逞欲嗜殺不旋踵而滅豈足法乎上曰先生言是也

世民徇渭北立齡杖策上謁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每從征伐衆爭取珍異立齡獨收採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

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卽辨高祖稱之曰立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猶如對面

隱太子與王有隙王詔玄齡與計乃引杜如晦協判
大事

玄齡當國夙夜勤公竭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用法
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得書所能或以事被
讓必稽顙請罪若無所容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
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

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常有闕求其人未能乃自
領之

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熟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

群雄竝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立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立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立齡病篤謂諸子曰吾受王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者吾知而不言歟有餘貴乃

上表諫

上伐遼命立齡留守許以便立行事有男子士變立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立齡遂驛送行在

杜如晦 字克明杜陵人

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秦王引爲府兵曹叅軍時府屬多外遷房立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因表畱僚府從征伐常叅帷幄剖決如流王卽位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立齡共筦朝政每議事帝所立齡曰非如晦莫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立齡

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狗國唐世稱賢相必曰房杜云

專愚氏曰唐太宗不世出之英主也其創業追踪漢高帝而終不及高帝高帝易簡濶略獨見其大而太宗猶不免有邀名矜功之心好用聰明之失也當時賢相首推房杜亦若漢稱蕭曹然蕭曹先後繼美曹守約束難易稍分而房杜則一時竝在中書所事者同一邀名矜功好用聰明之主也故房杜之才亦皆以不自用爲用房不自用其謀而

歸之杜之斷杜不自用其斷而卒如房之謀謀斷
相資同心共濟內叅密畫外結群賢總以其成天
下之功名翊贊主上之英斷故上雖有疑忌之意
而得令終有倣以稱一代元臣是惟不自用者其
用乃大也善乎柳芳之言房杜也帝定禍亂而房
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
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此庶幾有合於大臣
之道可爲事英主者之懿範也已

李靖 字藥師三原人封衛國公

靖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此子也後與高祖有隙將斬之秦王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

靖副趙郡王孝恭自夔州將兵東下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震雷不及塞耳此必禽也初銑罷兵營農纔畱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皆遠在江嶺之外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靖曰彼救敗之師策

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岨緩之一日彼必分
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
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併力夾戰未易當也孝恭不
信自帥銳師出戰果敗銳衆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
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
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
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之靖曰蕭銳之地南出嶺表
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
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

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
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
進銑內外阻絕乃開門出降

諸將言梁將帥拒鬪歿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
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死鬪豈可同叛
逆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
欵附

輔公祐據丹陽反靖副孝恭東討公祐遣馮惠亮等
屯當塗堅壁不戰諸將皆曰惠亮擁疆兵據水陸之

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窠穴靖曰不然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乃使老弱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陣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將輕兵至丹陽禽公祐江南平

突厥部將離叛靖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靖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謝罪請內附上遣鴻臚

唐儉慰撫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靖引兵與李世勣會
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
姓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瑾曰詔使到鹵必自安
若萬騎資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不戰可擒矣此韓
信所以破齊也遂督兵夜發頡利驚走禽其子壘羅
施斬首鹵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
大漠未幾頡利亦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擒
漠南遂空

以李靖爲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叅議恂恂似不

能言後又以靖爲特進靖以疾辭上曰朕欲以公爲
一代楷模耳

專愚氏曰衛公精於論兵是誠有意於封侯之業
者其丞馬邑時嘗欲乘傳上言高祖豈其未一見
李公子耶一見李公子當知帝王自有真也及脫
刀鑽之後數從征伐風雲變化謀疑鬼神執蕭銑
於江陵駢頡利於大漠開國武功雪恥除寇茲爲
烈矣唐初將推英衛英公亦善將兵謀勇功伐與
衛公等獨其啟武氏之禍幾於一言喪邦君子譏